

1982年12月17日 翰墨第六次口述。

上次讲了四个女朋友，今天再加一个女朋
友中岛节子。她是日本人，1934年与筱原理一
在东京结婚，租了一间房子。那时我回美国，无
人帮我打字。恰如一位日本人介绍中岛节子来
帮助我工作。她大概25岁，刚被日本东洋女子
大学毕业（1934年春天）。她不会讲中国话，我不
会讲日语，我们只能英语通话。她的英语很好。
她帮助我打字，整理材料大概一年半光景，1935
年春由于另外一件事我离开日本回美国，一直
到战时大难临头。十年期间我们五个通信，彼
此情况都不了解。后来我们互相联系上了呢？

1945年日本投降后，~~新~~中岛节子也回来了。
她来到美国我的新工作地点，中岛节子也来了。
我问她是否还讲日语？她在干什么地方？
她告诉我她住在我的附近，以后我们便开始
通信，取得联系。

新岛与我的关系，由于工作上的问题的
原因。我和新岛在东京、上海、纽约、印度曾
经多次见面。与新岛在纽约重逢，记得有一
次在纽约饭馆（大概37年或38年）吃饭时，忽然来
了电话，新岛匆匆走了，他穿错了我的大衣，
我没有办法，只好穿了他的大衣。历史博物馆
听从我和新岛这段故事，美国档案馆也保存下来。
因为新岛的许多东西，他要人都送给中国历史

博物馆。现在博物馆正在整理书籍，使得暂时
的遗物。由于这件大衣很破旧，已经失去最初
的风采，我并没有同意给他们陈列。

今年4月20多日，中岛昭三和她的一个女
朋友一起来北京，5月1日回日本。她现在是
是太太了，有两个女儿，一个儿子，儿女们
都结婚了，有了孩子，太太不是儿子请客。她的
丈夫已退休了，以前在美国当过女的收容所工
厂工作，她特别喜欢爬山，常参加如攀登
喜马拉雅山。中岛昭三来北京时我们住在东单
门，由俞建松招待我们去吃了饭。我们还在相
赠礼品，她赠送我一双拖鞋，千针万缕，她
赠送的时间在公明~~明~~的家里。每次都是
她来北京时。

中岛昭三很开朗，性格开朗，胸中问题，
她常~~常~~向我请教，家庭问题渐渐增多。这件
大衣她曾人读书的带子。

最近刚接回研究所所长栗平西的人所^研所长
看，她把书给她的一些信件给我。看里面
有可能有用，前面还有她写的信件，我从中
找回了，不仅留住了一个问题，还给她也回来。
此时周^研仍在干校，所以我们的相互通信。她

我在国际关系研究所女同志的住处很融洽，
到文化大革命后就不是这样了，相处^性
较困难。

周樹在文化大革命中七點鐘才上班，~~他~~遲到
他批評我，我立即就寫了材料分發各機關，各機關
表示不是一致。

另外提一下吳人武。他在“文革”中仍在大學
接受教育。1964年他的岳父周樹順介紹他來
我，那時周樹順的女兒尚未離婚，他來北大
歷史系做論文。美國羅斯福基金會獎學金，羅斯
福對工人的政策。後來他進國際關係研究所工
作。1970年7月從干校回來，他從人聯信給我，
“我這願意替陳翰楚，但不知道陳翰楚公不公
見我”。“為什麼不可以見呢，有事就來找我，
有事就談，有事就見”。他來了北京，我們談了
幾天問題，他既不談大目標也談在，²⁰¹⁰談面難在
談甚麼，千條千錯。這說明我對人聯是~~不~~對的，
反對大聯文反中。

我是一、二屆人大代表又是政協委員，到
第三屆我還是政協委員，取消人大代表。以後
一直¹⁹⁵⁷是政協委員。這六年是政協中會，前中
共十八^人，大會都是到會的，小組會是分散到
我來政協宿舍，每天回來，早上在那兒。十個
中會時，新年後沒有陳雁同志來早訪，十個
要與我談話。陳雁要我談改變社會的舊法。我
說我要再講可以，不全部出來。我談了三十
第一黨性太長了，13000字，國外的黨性沒有一
了三千字，因為別的国家黨性只有一位學類別

不作解释，没有议论，题法体裁不必长，所作的
题法夹叙夹议，我觉没有必要。

第二世为题法太繁，难以知法，一二三十
字很难记住，何况题法有二九三十多字之前。
所以题法长了，知道法律就很难不多也。

第三法法，字法家如所难。法法的人行法
不字法，我觉明如法法在前，法法公可转进
法法如何人法法也法法一法法法法法听。
(是法法法法法)